



原 玉 等 著

巴拿的游击队

19544

820(32)

7110

巴拿的游击队

〔越南〕原玉等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六年·上海

封面設計：何孔蔚

巴拿的游击队

书号 10128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 紹興路 74 号)

字数 7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7}{8}$

1966 年 4 月上海第 1 版 1966 年 4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定价 (3) 0.33 元

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所搜集的十篇越南短篇小說，从不同的角度描繪了越南人民在抗法战争时期英勇斗争的事迹。如：革命战士吴云抱着炸弹，奋身跃入敌群，炸死许多法国侵略军，从而挫败了敌人的进攻；巴拿的游击队运用天钉、地钉、利箭等简单而有效的武器，大量歼灭武装到牙齿的法国侵略者，从而粉碎了敌人的所谓“扫荡”。连八九岁的孩子，为了护送和掩护革命干部，不避艰险，英勇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从这些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越南人民如何举国一致，前赴后继，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，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。

本书的作者，有参加过抗法战争的作家，也有部队的战士。这些小說都是他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。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0128

定 價：0.33 元

目 次

胡伯伯的女儿	团 銳 (1)
松鼠	潘必通 (10)
围紅围巾的英雄吳云	梅 語 (28)
一个战斗的母亲	胡思比 (35)
小賢	阮金鸞 (45)
一顿好打	日 新 (51)
转变	国 新 (58)
保卫谷子的斗争	斐 显 (73)
巴拿的游击队	原 玉 (89)
突破新兰	武 高 (101)

胡伯伯的女儿

团 锐

九龙江流入南部的土地，伸开长长的手臂，拥抱着满是苍翠的椰子树的江岸。夹杂着黄沙的江水，分成九股激流滚滚而下，好象是一条九头龙。这条龙出没在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稻田当中。晴天，江水总是平静地流着，每当一朵浮云掠过天际，地面上蒙上一抹阴影的时候，江水就会把这朵浮云倒映出来。到了黄昏，江水显得柔和极了，仿佛九头龙已经入睡，只有脉搏还在平稳地、有节奏地搏动着。可是当暴风雨到来的时候，水鸟惊惶地乱飞，温柔的龙也突然翻腾起来，厉声狂啸。呼呼的狂风吹倒了岸边那些要两个人才能合抱住的水松树，汹涌的波浪冲走了大块大块的泥土，把房屋和家畜都卷入奔腾着的雪白的浪涛。

在抗战的年月里，敌人的舰艇日夜不停地在江面上来回巡逻。机关枪辟辟拍拍地打在江边时隐时现的小船上，子弹射到沿江的椰子树和水松树身上，树上的弹孔密得象麻脸一样。

“过江会使人白头，过桥会使人减寿。”这句话不知出自何人之口。但凡是需要过江的人，都深深地感到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。

我因为調动了工作，搬到西南部的芬蓮去了。那天回到同塔梅去开会，因为跟特別聯絡队的同志同行，要穿过敌占区，所以有机会再次經過泛川。

闊別了四年，这条江不知道历尽了多少滄桑。过去，一排排的椰子树高高地插入天空，宽大的叶子在纵横密布的水渠上飘动。我从前曾經躲在一棵长着深黑色叶子的树旁，避开敌人的巡邏，一枚手榴弹在树下炸了开来，削去了大片大片的树皮，树上淌出了象奶水一般洁白的树汁。现在，那棵树，还有三岔路口的水松树，以及夜里为靠岸的聯絡小艇引路的一閃一閃的螢光，这一切我所非常熟悉的景物都已經不再存在了。

沿江的树木全被敌人砍光了。敌人那个臃肿的碉堡象一只生满疥疮的野狗一样兀立在那里，碉堡上的枪眼眯着眼睛望着江面。这里的一切都变了，只有那棵菩提树还跟前一样，把它蟠繞在一起的树根露出一堆凸起的泥丘上，把它搖曳的影子投入江中。

天已經黑了。我跟随着那个替我們帶路的小聯絡員同志，在一丛丛种下不久的香蕉林里走着。我还記得从前当我住在这个区的时候，每个月有四个夜里要到这里来等待聯絡小艇渡河。那时是一个名字叫四姊的給我們帶路，我猜想她现在大約已經嫁了人了吧。她身材瘦长，圓圓的面孔，一双大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面閃动，含笑的嘴巴常常露出一只小小的齙牙。她那健康的和深褐色的脸上，老是粘着几綫沾滿汗水的头发。誰遇到她都会感到愉快，因为她性情开朗，可爱的微笑时刻挂在嘴角上。

快走到一棵树底下的时候，我吃了一惊，不由得向后倒

退了一步。我看见在一个小神龕內隱現着三点火。神香噴出浓烈的香味。那个小联络员看见我那副惊讶的样子，就低声在我耳边說道：

“你尽管放心好了。这是暗号，表明碉堡里的敌人沒有出来捣乱。”

我虽然知道了烧香的原因，可是坐在树脚下，心仍然有所预感似地噗通噗通跳动不停。我忽然問道：

“小弟弟，本来在这段路上做联络的四姊，现在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哪一个四姊呀？”

“就是那个有一只龅牙的四姊。呵，那个叫做‘胡伯伯的女儿’的四姊！”

小弟弟听完我这句话，非但没有回答，反而坐了下来，默默不語地低着头，一只手撑着下巴，一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捏着手指，发出格格的声音，而眼睛呢，紧紧地盯着地上看。就在这时候，这个联络站的站长海同志来了，他背着一个公文包，拄着一根拐杖。海同志本来是游击队长，两年前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腿，不能再继续参加战斗，便调到联络组工作。他听见我問起四姊，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絲，卷了一根烟吸着。我真担心，碉堡里面的敌人离开我們这里不到一千尺远，要是他們扫射起机枪来可就糟了。海同志好象猜出了我的心事似的，对我說：“这里的同胞，夜里走路总是提着灯，或者吸着烟。否則敌人就会把你当做越盟，开枪扫射。吸烟是不要紧的，他們会把你当做出去釣虾的老百姓。”

我一連两次問起四姊，但是海同志依然凝視着水面沉

思，并不急于回答。

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我在想，可能她已经遇到了什么不测。我的脑海里，突然浮现出一九四六年底，南部抗战时期的那些最黑暗的日子的情景。正是在这里，当村庄田舍快要被敌人烧光，余烬一连几日几夜冒着黑烟的时候，我遇见了四姊。她那时真是瘦得可怜，两颊深深地凹下去，身上穿着一套破烂不堪的衣服，颈上围着一条布围巾。乡亲们谁也不知道四姊的父母是哪里人，住在什么地方，有些老大娘听说她的父母和几个弟弟都被法国鬼子杀死了。她的老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好象是在督黄那边。她只身一人，迁到这儿之后，靠做短工度日。当村基层组织才开始建立，只有一两个干部的时候，她就担任了联络员的工作。

就象一只水上的蜘蛛一样，她不论刮风下雨，总是日日夜夜地摇着小艇，在江上来往，连接起这条交通线，使得各县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。她不知道递送过多少文件，也不知道接送过多少干部。每一次，她至少能听到一个战斗故事，并且牢牢记住。不论遇到哪一个干部，她都向人家询问关于胡伯伯的事情。而她自己呢，一有空闲，就把听来的关于胡主席的许许多多故事讲给乡亲们听。譬如说：胡主席在越北艰苦工作，冬天的时候，住在阴冷的山洞里，吃的只有玉蜀黍；胡主席抱着阮文造老公公激动地流出了眼泪；胡主席额头怎样高，胡子怎样长……她一面讲，一面做着手势，讲得有声有色，脸上有时喜气洋溢，有时则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谁遇到她，都要她讲胡主席的故事。一九三〇到一九四〇年，正是革命起义蓬勃发展的时候，敌人疯狂反扑，他们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，可是老百姓仍旧一心

一意信仰党，信仰自己伟大的領袖。那时候的革命运动，还不过方兴未艾。可是现在，党和胡主席已經領導人民經過八月革命，夺到了政权。明亮的火炬已經在祖国所有的地方燃烧起来。沒有任何力量能把它們扑灭。四姊跟随着老同志在革命的火焰中鍛炼，积极从事联络工作，把一个个基层組織联系起来。她不論到什么地方都尽力帮助乡亲们。她时刻記住胡主席的話：“团結起来才有力量。”許多人一天见不到她，都要惦记。不論是誰都疼爱她，象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人們遇到她的时候，第一句話就是問她：“怎么样，孩子，胡主席近来身体怎样？”仿佛她是刚从中央来的，又好象她真的是胡伯伯的女儿一样！也不知道是誰开玩笑地說：“四姊是胡主席的女儿呀！”从那时候起，每个人就都叫她做“胡伯伯的女儿”，日久变成了习惯，再沒有几个人記得四姊才是她本来的名字了。

她有小鵲那样的会隱蔽的本領。有一次，一小队鬼子看到她帶着一包公文在前面走，就追上去抓她。四姊連忙閃身躲到一堆芦苇丛里面去。鬼子紧跟着也钻了进去，可是到处搜索，連整个江岸都搜遍了，还用冲锋枪朝椰林扫射了半天，却仍旧沒有法子找到她。鬼子碉堡里的那个队长把她叫做“小妖怪”。

有一次，她的小艇在江上被鬼子截住了。鬼子把她押到碉堡里去的时候，欢喜地叫嚷着：“这次看你还逃得了嗎？要是你逃得了，老子情愿毀掉碉堡离开这里，把这块地送給你！”他們把她拷打了差不多一个星期，用尽了一切野蛮的刑罰，可是她一句話也不說。敌人打算把她拉到江边去枪毙，走到江边的时候，她扭开了那两只被反綁住的手，突然

跳进水里。冲锋枪、手枪和机关枪象雨点一样向着她扫射。可是她潜进水里终于逃脱了。第二天，她仍旧划着小艇在江上继续做她的联络工作。

游击运动、锄奸灭敌以及发展基层的工作，蓬勃开展着。敌人不断地去各村“扫荡”，一个草丛、一个草丛地搜索，放火焚烧了几十幢房子，还添盖了四个碉堡。联络的路线被切断了，过了一个多月才恢复起来。那时候，乡亲们还不知道掘地道隐蔽。在白天，四姊就爬到椰子树顶上缩起身子睡到傍晚。等到天黑了她又爬下来送干部同志渡江。当时敌人经常一家一家严密地搜查。乡亲们就把米饼和香蕉等食物摆在门前供神的祭坛上，让她和过路的干部可以随意食用。不少老大娘见不到她人，特别是不能够听到她讲胡伯伯的故事，都非常记挂她。大家都说：“不知道那个小女孩现在在哪里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好去找她！胡伯伯这一阵不知道身体怎样？好不好？”

我最后一次碰到她，是在宽阔的江上。我坐在一只象竹叶那样小的小艇上，她对我说：“你在城里的宣传组工作，有没有听见关于胡主席的故事，请你讲一些给我听好吗？我非常想念胡主席，假如现在有通到北方去的联络线的话，我一定请求上级让我在那条线上工作。”这时天上北斗星的光辉照在她那沾满了汗水的额头上；额前披着疏疏的几根头发。江水黑漆漆的，水波夹着泡沫拍打着船边，船边隐约地浮现出星光。

海同志一直在凝望着江面，手里的香烟还没有完全烧完，他又点燃了一支。他把烟头丢到江里，只听见嗤的响了一声，烟头就熄了。这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忧虑的感觉，它好

象在向我預告四姊一定已經遇到了什麼不幸的事情似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海同志把嘴貼在江面上，模仿着水鳥的聲音吱吱地叫起來。叫聲擴展開去，一直傳到上崗那端的樹叢里。忽然一隻小艇飛也似地穿了出來，好象一條魚那樣靈活地掠過水面。

等到小艇划到了江中心，海同志支支吾吾了好一會才說道：

“四姊！是呀，也是在這條江上……”

海同志皺了一下眉頭。月亮從遙遠的島上升了起來，淡藍色的月光映在他蓬亂的頭髮上。他對我說道：

“三年以前，有一次四姊從江那邊帶了宣傳品回到村里去，敵人的一隻汽艇停了引擎，順水飄下來，隱藏在土崗的那一邊。四姊的船划過來，正好撞着了他們的船。她被捉住了，敵人七手八腳地奪過公文包來翻尋公文和武器。他們找到了宣傳部用木刻板印成的胡主席像，便為自己的‘收獲’高興得狂笑起來。再過兩天就是胡伯伯的生日了。四姊曉得這些像應該及時送到這邊的村莊里去。站在敵人的槍口前面，她心里焦急得不得了。她一動也不動地站着。敵人把燈光照得非常亮。趁着他們忙着翻看傳單的當兒，她一下子把胡主席的像搶過來，連忙撲通一聲跳進水里。敵人汽艇上所有大小槍枝，好似雨點一樣地向她射去。有一個同時被捕的女幹部，後來逃了回來，她告訴大家說，在敵人的探照燈的亮光下面，她清清楚楚地看見江面上浮着鮮血。

“那天夜里，鄉親們都打開門朝着江面上盼望。他們看見水草和浮萍在水面上飄流，大家都以為是四姊游水回來

了。等到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每天两次涨潮的时候，浮萍总是在飘上飘下，每个人都忧郁地凝望着这些在水面上飘动的浮萍，可是四姊仍旧没有回来。村里的老大娘烧起香，插在江边上，呆呆地坐在那里沉痛地呜咽着：‘孩子呵！你已经跟着水流走了……要是你有灵，就把你的尸体浮起来，让做娘的给你盖个象样的坟堆呀！我的孩子。’

“老大爷和老大娘在菩提树脚下用稻草和树叶搭了一个小庙来祭她。碉堡里的鬼子队长知道了，强迫乡亲们把它拆掉。乡亲们愤怒地拒绝拆庙，敌人只好让步，可是不准大家叫它做‘胡伯伯的女儿的庙’。他们硬逼乡亲们摆一块石头在庙里，并且要大家称它做‘邪公庙’。管他的！随便鬼子怎么做，我们看见那块石头便更加憎恨敌人，更加信仰胡主席，更加想念那个具有钢铁一般坚强的意志、永远不在敌人跟前退缩屈服的姑娘。每天黄昏，妇女们就抱着孩子唱起这样的催眠曲：

清清的泉水从溪中流出来，
别把柚子花和它的枝丫冲坏，
江里滚滚的流水，
别忘了把胡伯伯的女儿送来……

“敌人不准乡亲们唱这支歌，可是大家仍旧唱，日子长了，他们也无法可想。每天都有人到庙里来烧香，好让四姊不致受寒。后来联络干部想出这样一个主意：他们建议那些住在敌人碉堡附近的老百姓，要是哪天夜里有敌人出来伏击就点一根香，要是没有动静的话就点三根，四姊庙里面

三点鮮紅的火星是給从江那边駛过来的小艇做暗号的……四姊虽然已經牺牲了，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个小庙，我总觉得她好象还在那里工作一样。”

海同志讲到这里，就轉过头去用江水洗脸。聯絡員小弟弟也坐在那里凝望着江上的流水，然后抬起头来仰望着那个已經升得高高的紅通通的月亮。

突然他拉住我的肩头說道：

“大哥！我媽媽总說四姊还没有死呢！我媽媽听见有人說四姊抱着一堆椰子叶，漂流到了平大附近。好象现在正在那一带工作！”

月亮升得越高，呼呼的风声也就越响。白浪滾滾，月亮映在水波上，水面一片銀光。我遙望着远方。辽阔无边的江面，江水涨得高高的。“孩子啊，你已經被波浪吞噬了……看见江水就想念起胡主席，想念起你来！”那些老大娘說的話意义是多么深远啊。許多人都觉得四姊并没有死，象四姊那样勇敢、刚强的人怎么会死呢？！泛川同胞对胡主席和对四姊的感情，象是九龙江滾滾的江水一样，永远也不会干涸。

江水有涨潮也有落潮的时候，然而这里的乡亲们的一片爱国心却总是象一滿缸水一样，总是象那条有九个灣的九龙江那样，切不断，拉不开，晒不干，烧不完，辽阔无边，日日夜夜夹杂着黃沙不停地奔流，把南方的疆土堆积得更加广大。

1956年5月

雨燕譯

松 鼠

潘 必 通

窗外远处，亚鉛色的暮靄从地平綫上袅袅升起。此刻，我格外坐立不安，时而在房里踱步来回，时而倚窗仰視天空，时而又朝前院门口张望……整整两天了，我日盼夜盼，焦急地等待着省軍区派来的交通員。時間过得仿佛比往日更为緩慢，透过窗口射来的落日的余輝，似乎也有意要增添我内心的不安。

屈指算来，我們已經三次沒能越过敌人重兵封鎖下的五号公路了。这条公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，敌人沿路設置了許多据点，并且还派步兵和摩托部队日夜巡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沒有优秀的交通員，我們是难以順利越过的，我这只挂了彩的右臂就是一个有力的証明。面对着背包中那一叠十万火急的机密函件，不由得我心乱如麻，輕輕叹了一口气。

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，房里就已經伸手难辨五指了。猛听得房门吱呀一声，負責我膳宿的区女游击队員璇，領着一个小孩推门而入，她劈头就說：

“丁同志，省軍区派这位小弟弟来啦！”

煤油灯的光亮照射在小孩脸上。这是一张瘦削清秀的

小臉。年紀太小啦！單看他那含笑的嘴唇、一雙圓滾滾的眼睛，就可以斷定他還沒有到工作的年齡哪！他身上那件棕黑色的茄克衫長過膝蓋，跟他瘦小的身軀相比，顯然過於寬大了，這就更顯得他稚氣未退。

“你是從省軍區司令部來的？”我問他。“派來的交通員快到了吧？”

璇微笑不語，悄悄走開了。房裡只剩下我和小傢伙兩個人。

小傢伙沒答話，只是一個勁兒地用手指頭轉動着隨身帶的一根竹竿。接着又取出一支彈弓，試着拉了几下。

“我問你，省里派的交通員是不是快來啦？”我又嚴肅地重問了一聲。

小傢伙笑了笑，隨即從身上掏出一封信，默不作聲地交給我。在我讀信的當兒，他又舉起彈弓，朝牆上爬着的一只蜥蜴瞄了又瞄。

我輕聲念着那封信：

“茲介紹金同志前來，協助丁同志執行特別任務……”

“誰是金同志？”我問道。

“就是我！”小傢伙答道。

“你！？”我驚叫了起來。不！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！省軍區司令部不可能不了解我們任務的艱巨，也絕不可能如此輕視敵人！

小金放下彈弓，又撫弄着手上的竹竿……

“你不會把竹竿放好嗎？你是來這兒工作還是來耍竹竿的？”我不耐煩地說。

小金笑了，露出了一排門牙，說：